

汉语集稿

陈亚川 著
郑懿德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漢語集稿

陳亞川 著
鄭懿德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157号

本书原由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现经版权所有者授权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用原纸型在中国大陆出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特向文鹤出版有限公司表示感谢。

汉语集稿

陈亚川 郑懿德 著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16开 787×1092毫米 1/16 8.375印张 214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619-0303-0/H·222 定价：7.50元



介紹者

著者簡介

陳亞川，福建省廈門市人。畢業於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言文學專業語言專門組。1961—1976年任教於廈門大學，曾任中文系語言教研室主任、《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委等職。1976年6月調北京語言學院任教，曾任《語言教學與研究》（學報）副主編、《學漢語》雜誌主編、院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現任《語言教學與研究》主編、副教授、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並為中國語言學會副秘書長、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理事。1988年11月作為中國對外漢語教師代表團成員訪問美國，出席美國中文教師學會年會。1991年1月應邀赴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訪問講學。著有專書《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合著，共五個分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出版）、《多音字匯覽》（合著，陝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漢語知識講話》（合著，《學漢語》雜誌1987—1991年已連載50期）等。所著論文《〈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載《中國語文》雜誌1981年第2期）和《〈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載《中國語文》雜誌1983年第6期），1987年獲1978—1986年間“北京市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中青年優秀成果獎”。



著者簡介

鄭懿德，福建省福州市人(祖籍長樂縣)。畢業於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言文學專業語言專門組。1965—1977年任教於北京外國語專科學校。1978年1月調北京語言學院，1987年起任副教授、留學生二系教研室主任。1989年10月應邀出席在美國夏威夷舉行的第22屆國際漢藏語言和語言學會議。1991年8月應聘赴美國文達大學任教。著有專書《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合著，共五個分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出版)、《多音字匯覽》(合著，陝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漢語語法難點詳解》(中美合作項目，北京華語出版社即將出版)、《現代漢語常用詞例解》(合著，北京語言學院印行，上冊1982年，下冊1986年)等。所著論文《福州方言單音動詞重疊式》(載《中國語文》1983年第1期)，1987年獲1978—1986年間“北京市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中青年優秀成果獎”。

張 序

陳亞川鄭懿德兩位先生著述宏富，現在精選其中的論文十八篇，編成《漢語集稿》。我以文字因緣，先睹為快。不揣愚妄，略陳雜感就教於方家。

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在漢語語音史方面的研究進展很大，例如：

一，過去對於研究方法往往很少討論，現代則十分重視，設計出更新穎、更科學的研究方法並付諸實踐。

二，過去未能開墾的園地，現代則紛紛耕耘。

三，過去已經開始研究的課題，現代則使之深入擴展，前修未密，後出轉精。

陳亞川先生在這三方面都比較突出。他的《反切比較法例說》《〈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三篇成一整體。往昔清代陳澧首倡《廣韻》反切上下字研究，成績顯著；後人又加修訂，獨步一時，這種反切系聯法也被廣泛使用。但是，《廣韻》這類字書卷帙較大，反切上下字數量較多，而且本身音韻系統比較完整清楚，運用陳澧的系聯法是可以見效的；遇到《方言》郭璞注及其他類似情況的語言材料，就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反切系聯法缺點之一是孤立了反切上下字，未能將上下字的關係更進一步深入分析，以致未能徹底探討反切結構中聲韻之間的關係，未能進而更細緻地觀察與探索音類音值及聲韻結構規律。邵榮芬先生以反切用字比較法來研究《五經文字》，陳亞川先生則又使反切用字比較法的原則更加系統化，並且運用到《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下字上面。邵、陳均取得嚴謹可信的成果，具見研究方法講求更新之可貴。陳亞川先生通過爬梳《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下字，為研究東晉語音情況作出了貢獻，這是漢語語音史的中古前期的墾荒工作。不僅如此，在這項工作中，他附帶把前人“古無輕唇”“古無舌上”的說法再加驗證，這是對錢大昕說不够周密之處予以充實。此外，陳亞川先生《上古聲韻系統的建立與同源字的確定問題》中也有一些清新的見解值得重視。由於他在音韻學方面的功力深厚，所以他寫的《異形詞的規範可與多音字的精簡相結合》《送氣音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之地位及其識記問題》《漢語教材連讀變調處理芻議》討論問題就比較深刻。我對於音韻比較喜歡，所以對他這七篇文章的甘苦也比較理解。

中國古代重視修辭立其誠，文章之法，虛詞如何運用等等。遲遲到了馬建忠才借助拉丁語法始作《馬氏文通》。其後把重點由古漢語語法轉移到現代漢語語法，可是涉及現代漢語方言地區語法特殊現象的，材料比較零散，深度和廣度都不能跟今日的各家鑽研的成果相比。討論閩語語法的就格外少了。袁家驊先生主編《漢語方言概要》時集中了閩語方面老中青年學者的力量介紹了閩南閩北方言語法的特點，可惜篇幅有限，未得盡其所長。

陳亞川鄭懿德二位先生一箇閩南，一箇閩北，伉儷一體，恰好是閩語全貌，又恰好都擅長語

音描寫與分析,〈留學生漢語教學語法二題〉〈福州話形容詞重疊式的音變方式及其類型〉便是夫妻合寫的。以小見大,考慮細緻周密,切合實際,談得深入。

鄭懿德先生對於語法描寫與分析,既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又善于剖析入微,處理得當。這本選集收錄了她的語法論文八篇,有五篇是討論福州方言語法的。其中〈福州方言形容詞重疊式〉這篇特別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朱德熙先生在他的長篇論文〈“的”字的方言比較研究〉中很注意鄭女士的這一描寫分析的成果。

在這本選集裏有兩篇很新穎的文章值得一讀,便是〈“地方普通話”的性質特徵及其他〉〈閩南口音普通話說略〉。這箇新穎課題是當前從事推廣普通話和研究方言的語文工作者們都關心而且討論得很熱烈的。首先把這箇新穎課題提出來並且見于書面公開發表的,就是陳亞川先生在1987年8月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上發表的〈閩南口音普通話說略〉。

綜上所述,這本選集是當前在漢語研究大量優秀成果之中比較有特色的一本,因此我樂於向讀者推薦。

張 清 常

李 序

我跟本書的著者真正相識於 1989 年。那年的秋天，鄭懿德女士應邀來夏威夷參加第 22 屆國際漢藏語言和語言學會議，在會上宣讀她和陳亞川先生合寫的論文《福州話形容詞重疊式的音變方式及其類型》（後來發表於《中國語文》1990 年第 5 期）。我作為會議的東道有機會略盡地主之誼，會上會下較多時間接觸。在此之前，我同他們兩位雖然也曾出席過同一學術會議——如 1987 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但因來去匆匆，未能單獨晤談。1990 年夏天，我們三人又都參加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在香山停留數日中有了更多的切磋學術和贈送著作的友誼。

在見面交談和前後從閱讀書刊及參加學術活動中獲知兩位語言學同道：（1）先後都畢業於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專門組。據我所知，該校自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中國現代語言學的老前輩周辨明先生開創語言學科以來，具有方言與音韻相結合研究的學術傳統。（2）原籍都是福建省而分別操廈門、福州兩種不同母語。對於致力於漢語語言學尤其是方言、音韻研究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3）畢業後，他們一位留校，一位任教於北京外國語專科學校，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又都調到北京語言學院，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和研究工作。因此均具有在高等學校教中國學生學習語言學和教外國學生學習漢語的兩種經驗。所有這些都在他們的治學中打下烙印，顯示出自己的特色和氣質。

對於他們的研究成果，學術界已有評介，就我所見，亦為不少，現僅略舉一二，以資瞭解並推介他們的成就：

陳亞川先生的《反切比較法例說》（《中國語文》1986 年第 2 期）發表以來，已有唐作藩、楊耐思《四十年來的漢語音韻學》（《語文建設》1989 年第 5 期）、楊耐思《近八年來音韻研究述略》（《中國語文天地》1986 年第 4 期）、馮蒸《漢語音韻研究方法論》（《語言教學與研究》1989 年第 3 期）及《近十年中國漢語音韻研究述評》（《新編漢語音韻學史》節選）等加以評論，認為這是一篇總結漢語音韻研究方法論的“專門論著”、“重要文獻”和“代表作”。

關於鄭懿德女士的《福州方言形容詞重疊式》（《方言》1988 年第 4 期），朱德熙先生在由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資助寫成的長篇論文《“的”字的方言比較研究》中有八處引用和評論。朱先生特別指出：

“對方言語法研究來說，調查和描寫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有些方言語法調查報告看起來好像很瑣碎，可是很有用。鄭懿德（1988）和黃雪貞（1982）的報告描寫福州話和永定（下洋）客家話形容詞重疊式的構造和語法功能，條分縷析，不厭其煩，確實有點瑣碎。可是語言本身就是那末複雜，不‘瑣碎’就不足於刻畫其細節。我們利用這些報告的

時候，甚至於還嫌它不够瑣碎。方言語法的研究還剛開始，如何進行調查還有待積累經驗，目前重要的是充分肯定此類報告的學術價值，這樣才有人願意去做。”

根據北京語言學院院長楊慶華先生《把語言教學研究引向深入》一文（見《語言教學與研究》1990年第3期）披露：陳亞川先生的《〈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中國語文》1981年第2期）和《〈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中國語文》1983年第6期）、鄭懿德女士的《福州方言單音動詞重疊式》（《中國語文》1983年第1期），於1987年同時獲得1978—1986年間“北京市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中青年優秀成果獎”。這次獲獎可說是社會對這一對夫妻語言學家公開的贊許。

此外，《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大辭典》（浙江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國當代社會科學人物》（重慶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全國高校編審名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國出版人名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對陳亞川先生，《實用漢語語法大辭典·學者篇》（職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國當代社會科學人物》等對鄭懿德女士，均有專門條目作綜合性評介。

由此可見，收入這本《漢語集稿》的論文是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和社會的肯定的，而此書在方言、音韻、教學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有其特色。我想再補充強調的是：以往的漢語方言研究，語音方面較多，詞匯方面次之，語法方面較少。近年來，漢語語法研究出現一個重要發展趨勢，開始注意將各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古今語法的比較研究同民族共同語的語法研究結合起來，開拓研究新路。（詳見陳亞川執筆的《語法研究座談會紀要》，中文本載《語言教學與研究》1991年第3期，英文本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載《世界漢語教學》1991年第3期。）閩語保留了漢語許多較古老的成分，這方面的研究對於認識漢語發展的歷史，對於認識漢語的現狀，很有價值。鄭懿德女士在方言語法研究上，起步較早，用力甚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值得注意推薦。這是一。其二，陳亞川先生和鄭懿德女士有關漢語應用和漢語教學的文章，也並不停留在就事論事上，而同樣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學者之作。因此，我很願意將上述有關著者及其論著的情況介紹給讀者。

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日漸增多，但就語言學著作出版而言，尚為少見。倘若此書在臺的印行，對於增進學術上的相互瞭解有所裨益，其意義則不僅限於文集本身，而文鶴出版公司同意出版此書，對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做出起步的貢獻，應該特別向公司主事的先生表示敬意。爰書所聞以弁其編。

李英哲

1991年秋於夏威夷大學

前 言

《漢語集稿》選錄拙作十八篇。這些文章寫於公元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〇年這十年之間。全書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純粹語言學的，如關於討論方言、音韻的幾篇；二是應用語言學的，如關於討論語言教學、語文建設的幾篇。總起來說，都在漢語語言學的範圍之內，故以《漢語集稿》名之。

十八篇文章都曾在期刊發表過，分別登載在《中國語文》（七篇）、《中國語文叢書》（一篇）、《方言》（二篇）、《求是學刊》（一篇）、《語言教學與研究》（五篇）、《世界漢語教學》（二篇）上，現在在每篇篇末加以註明。十八篇中十四篇為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的論文，其中國際性學術會議五篇，全國性學術會議九篇，也在篇首加題註說明。附註誌此，謹向有關的雜誌社和學術會議組織者敬致謝忱。

此次編印成書，大致保留原來面貌，只是改正已發現的錯誤，並因開本版面的變化或為求統一而作些版式上的調整。

文章的發表，旨在交流學術，尋求指教。作者學識短淺，見聞有限，文中錯誤疏漏之處定不在少，誠懇期望藉此結集出版的機會獲得各方專家學者的賜教。

感謝語言學前輩學者、漢語史專家、北京語言學院教授張清常先生賜序獎掖。感謝夏威夷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李英哲教授惠序推薦。感謝文鶴出版公司張富恭經理和語文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行健教授支持、幫助出版此書。感謝師友多年來的教益和鼓勵。

作者 公元一九九一年八月八日

漢語集稿

目 錄

張清常序

李英哲序

前 言

反切比較法例說	陳亞川 (1)
《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	陳亞川 (6)
《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	陳亞川 (13)
上古聲韻系統的建立與同源字的確定問題	陳亞川 (20)
福州話形容詞重疊式的音變方式及其類型	陳亞川 鄭懿德 (25)
福州方言單音動詞重疊式	鄭懿德 (34)
福州方言形容詞重疊式	鄭懿德 (46)
福州方言的“有”字句	鄭懿德 (57)
福州方言“噲”的詞性及其用法	鄭懿德 (63)
“地方普通話”的性質特徵及其他	陳亞川 (66)
閩南口音普通話說略	陳亞川 (72)
留學生漢語教學語法二題	陳亞川 鄭懿德 (77)
時間副詞“在”的使用條件	鄭懿德 (83)
漢日名量詞瑣談	鄭懿德 (88)
異形詞的規範可與多音字的精簡相結合	陳亞川 (96)
送氣音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之地位及其識記問題	陳亞川 (103)
漢語教材連讀變調處理芻議	陳亞川 (110)
美國徹麗塢華人社區的語言(譯述)	鄭懿德 (115)

反切比較法例說*

陳 亞 川

壹 引言

整理歷代諸家反切，特別是《切韻》以前的反切系統，是漢語語音史研究中的一項不可缺少的工作。已故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曾經指出：“如果近人關於歷代韻文的實際押韻狀況，切韻以前的反切系統，及中原音韻以後的韻書流別，都能分頭次第整理出來，那麼，關於全部漢語音韻演變史的完成，或者也就為期不遠了。”^①如何整理各種反切系統，考定出某一反切系統所代表的語音情況，通常採用兩種方法：一是繫聯法，一是比較法。當一種反切資料所含反切數量較少，難於用繫聯反切上下字的方法考定出它的聲韻系統時，比較法更有可能為人採用。

反切比較法，是通過兩種反切的對比（往往是把某一反切系統的反切逐個地和《廣韻》的反切加以比較），考求該反切系統的音系或找出它在聲韻系統上的主要特點。用反切比較法考證語音系統的著作，大多是直接報告比較的結果，至於研究方法則少作交代。邵榮芬先生所著《〈五經文字〉的直音和反切》^②，在報告《五經文字》音切與《廣韻》反切比較的結果之前，首先從先決條件、充分條件、語音差別的遠近及語音演變的趨勢等方面簡要說明了使用反切比較法的問題。其價值超出了結論本身，結論的精確程度也由此得以檢驗。細讀這篇文章可以大體瞭解作者在反切比較作業中的基本做法。當然，反切比較作為具體的研究方法，不是幾條原則和發凡所能盡。邵文並非方法論的專論，不遑顧及之處留下了繼續研究的餘地。

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根據筆者學習運用反切比較法所見各種複雜情況，從形、義、音等方面列舉實例，歸納比較中所應遵循的原則，遇有疑難也一並提出就教於專家和讀者。其旨趣在於通過研討能為反切比較法創通條例，使之成為比較嚴格的科學方法。

貳 字形

2.1 反切比較的字形條件是兩書同收某字，被切字的字形原則上應當相同。例如：

《方言》(13—151)^③有“𪔐”字，訓“麴也”，郭注“于八反”。《廣韻》黠韻戶八切下也收有“𪔐”字，注云“麴名”。兩書都收有“𪔐”字，字形相同，具備進行比較的條件。

2.2 有的被切字的字形兩書雖然不同，但係異體字，也符合比較的條件。例如：

《方言》(9—3)“矜”字，義為矛柄，郭注“今字作矜，巨巾反”。《廣韻》真韻“矜”字，注云“矛柄也……古作矜，巨巾切”；欣韻巨斤切下“矜”字，亦注云“矛柄，古作矜”。《方言》“矜”字與《廣韻》“矜”字，符合作比較的字形條件，這是可以肯定的。至於《廣韻》“矜”字有兩讀，《方言》注的

* 本文曾在中國語言學會第二屆年會(1983年5月，合肥)上宣讀。

“巨巾反”該與《廣韻》的“巨巾切”還是“巨斤切”匹配，則要按字音選擇原則來決定。（下文“肆”將會討論。）

《方言》(2—11)“嫫”字，訓“耦也”，郭注“匹万反。一作嫫”。《廣韻》顧韵芳万切“嫫”字，注云“《說文》曰：生子齊均也。或作嫫。”《方言》的“嫫”字(匹万反)可與《廣韻》的“嫫”字(芳万切)作比較。

《方言》(13—131)“芋”字，訓“大也”，郭注“芋猶訐耳。香于反。”《方言》(1—21)“訐”字，訓“大也”，郭注“訐亦作芋，音義同耳。香于反。”《廣韻》虞韵況于切“訐”字，注云“大也”；虞韵羽俱切“芋”字，注云“草盛貌”；遇韵王遇切“芋”字，注云“一名蹲鴟……”《方言》“芋”字(香于反)可與《廣韻》“訐”字(況于切)作比較。

《方言》(4—2)“襜”字，訓“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襜褕”，郭注“裳凶反”。《廣韻》鍾韵尺容切下“襜”字，注云“襜褕，衣也”；同韵餘封切“褕”字，注云“襜褕”。可見《廣韻》“襜”“褕”爲一字，“襜”字(尺容切)可與《方言》“襜”字(裳凶反)比較。

《方言》(4—44)“屨”字，訓“履也”，郭注“他回反”。《校箋》④指出“屨，戴本作屨”。《廣韻》灰韵他回切下“屨”字，注云“屨屬，有勁曰屨”。《方言》“屨”字(他回反)可與《廣韻》“屨”字(他回切)比較。

《方言》(6—47)“互”字，訓“竟也”，郭注“岡鄧反”。《廣韻》嶸韵古鄧切下“互”字，注云“通也，遍也，竟也，出《方言》”。原本《玉篇》“竟”下引《方言》，注云“竟，互也，秦晉或曰互，或曰竟也”。《文選·西都賦南都賦》李善注及《慧琳音義》卷四卷十七卷十八引《方言》均是“互，竟也”。可見《廣韻》“互”字(古鄧切)可與《方言》“互”字(岡鄧反)比較。《廣韻》登韵古恒切下“互互”二字訓“大索”，嶸韵古鄧切下“互”字訓“急張，亦作互”，與《方言》或意義不同，或音義都不合，不能對比。

《方言》(6—20)“睞”字，訓“視也”，“凡以目戲曰睞”，郭注“烏拔反”。《廣韻》黠韵烏黠切“睞”字，注云“目相戲貌”。“烏拔反”與“烏黠切”同屬影母黠韵，《方言》“睞”字與《廣韻》“睞”字，音義相合，可以比較。

《方言》(9—18)“鑄”字，訓“關之東西曰輶，南楚曰軼，趙魏之間曰鍊鑄”，郭注“度果反”。《廣韻》果韵徒果切下“鑄”字，注云“車轄，又犁鑄，出《玉篇》”。“鑄”字，《說文》與《方言》同，《廣韻》與《玉篇》寫作“鑄”。“度果反”與“徒果切”聲韵相同(定母果韵)，《方言》“鑄”字與《廣韻》“鑄”字是一個字的不同寫法，可以比較。

2.3 有的被切字兩書字形不同，並且還不一定是異體字，但字義相同，字音相當，似可不受字形束縛，進行語音比較。相反，兩書的同形字，音義不對應，不能比較。例如：

《方言》(7—3)“佻”字，訓“縣也”，郭注“了佻，縣物貌。丁小反”。《校箋》：“佻，玄應音義卷十三引作𠂔。集韵篠韵上下同。”《廣韻》蕭韵下“佻”字有兩讀：一讀吐雕切，注云“輕佻。《爾雅》曰：佻，偷也”。一讀徒聊切，注云“獨行貌。《詩》云：佻佻公子”。《廣韻》篠韵都了切下“𠂔”字，注云“懸貌”。兩書的同形字“佻”字，音義都不合，肯定不能比較。《方言》的“佻”字與《廣韻》的“𠂔”字，則意義完全相同，應該可以作語音上的比較。

《方言》(11—7)“蟒”字，訓“南楚之外謂之螭蟒”。郭注“卽螭也。莫梗反”。又“螭音近詐，亦呼虺蛭”。《廣韻》蕩韵模朗切下“蟒”字，注云“蛇最大者”；梗韵莫杏切下“虺”字，注云“虺螭蟲”。兩書的同形字“蟒”字，音義不合，肯定不能比較。《方言》的“蟒”字與《廣韻》的“虺”字，意義相同，它們的讀音“莫梗反”與“莫杏切”應該可以匹配比較。

叁 字義

3.1 反切比較的重要原則是，拿來對比的字兩書意義必須相同，例如上述“𪔐”字例。意義不合，即便字形完全相同也不能比較。例如：

《方言》(1—21)“𪔐”字，訓“大也”，郭注“洛含反”。《廣韻》侵韻丑林切下“𪔐”字，注云“縣名在桂陽。又姓，陶侃(侃)別傳有江夏𪔐寶”。這是兩書一音一義各不相合。

《方言》(10—33)“姪”字，訓“欺謾語”，郭注“塗殄反”。《廣韻》青韻特丁切下“姪”字，注云“好貌”；迥韻徒鼎切下“姪”字，注云“長好貌”。這是甲書音義與乙書二音一義无一相合⑤。

《方言》(10—33)“媢”字，訓“欺謾語”，郭注“得懈反”。《廣韻》齊韻杜奚切下“媢”字，注云“美好貌”；薺韻徒禮切下“媢”字，注云“好人安詳之容貌”；紙韻承紙切下“媢”字，注云“江淮呼母也”。這是甲書音義與乙書三個音義无一相合⑥。

3.2 一個字兩書的音義可能有多有少，意義相同的兩個音才能匹配比較。例如：

《方言》(2—13)“透”字，訓“驚也”，“宋衛南楚凡相驚或曰透”，郭注“式六反”。《廣韻》屋韻式竹切下“透”字，注云“驚也”；候韻他侯切“透”字，注云“跳也”。《廣韻》的“式竹切”才能與《方言》注的“式六反”比較。

《方言》(12—76)“髻”字，郭注“毛物漸落去之名，除爲反”。《廣韻》支韻直垂切“髻”字，注云“髮落”；果韻徒果切下“髻”字，无訓義；果韻丁果切下“髻”字，注云“小兒翦髮爲髻”。《廣韻》的“直垂切”可與《方言》注的“除爲反”比較。

3.3 按照意義相同的原則給多音多義字確定匹配關係，一般是可行的，但是有時也會遇到疑難。例如：

《方言》(1—32)“釗”字，訓“勉也”，郭注“相勸勉。居遼反”。《廣韻》“釗”字有兩讀：蕭韻古堯切，訓“覲也，遠也，亦弩關(“關”，切三及敦煌王韻作“機”)，一云周康王名，又作硯”；宵韻止遙切，訓“遠也，見也，勉也，亦弩牙，又周康王名”。《方言》注“居遼反”應該與《廣韻》的哪一個反切匹配呢？論語音，“古堯切”與“居遼反”完全相同(皆屬見母蕭韻)；論意義，《廣韻》止遙切下的“釗”字有“勉也”一義與《方言》相合，而古堯切下的“釗”字尚缺“勸勉”義項。筆者曾擬用“止遙切”與“居遼反”匹配。主要是考慮：第一，符合字義相同的重要原則；第二，這兩個反切，字音雖然不同，但從語音演變上並不是完全不能解釋——中古“章”組字有一部分來自上古的見系喉牙音，《切韻》蕭、宵二韻在《切韻》以前的古音中關係比較密切；第三，蕭、宵混用現象在《方言》注里並非僅此一例，他例見下文“橈”字例。後承邵榮芬先生指出：此例應以“古堯切”與“居遼反”對比。“釗”字宵、蕭二讀意義无別自古而然，《廣韻》於蕭韻未注“勸勉”義，是偶漏，不足爲據。

肆 字音

4.1 一個字的形、義相應條件具備時，即可進行字音的對比。其結果可能是兩書完全同音，例如上述“芋”字例；也可能顯現出聲韻調的不同特點，例如：

《方言》(12—8)“築”字，郭注“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里，度六反，廣雅作妯”。《廣韻》屋韻直六切下“妯”字，注云“妯娌”。兩書反切，差別在於切上字一個屬定母，一個屬澄母。這是聲類不同。

《方言》(9—25)“橈”字，訓“楫謂之橈”，郭注“如寮反”。《廣韻》宵韻如招切“橈”字，注云

“楫也”；效韵奴教切“桡”字，注云“木曲”。可作比較的“如招切”和“如寮反”，差別在於切下字一個屬宵韵，一個屬蕭韵。這是韵類不同。

《方言》(10—3)“屎”字，訓“凡小兒多詐而獮……或謂之嚙屎”，郭注“丑夷反”。《廣韵》至韵丑利切“屎”字，注云“又嚙屎，多詐”。兩書反切，差別在於切下字一個屬於平聲脂韵，一個屬於去聲至韵。這是調類不同。

4.2 一個字兩書的意義相同，讀音也可能有多有少。遇到這種情況，首先看有無同音的反切可以匹配。例如：

《方言》(13—59)“𪔐”字，訓“怒也”，郭注“巨康反”。《廣韵》“𪔐”字有寢韵渠飲切和沁韵于禁切兩個讀音，意義都是“切齒怒”。其中“渠飲切”與“巨康反”同音。

《方言》(9—3)“𪔐”字，訓爲“矛”，郭注“嘗蛇反”。《廣韵》“𪔐”字有麻韵視遮切、支韵式支切、寘韵施智切三個讀音，均注云“短矛”。其中“視遮切”與“嘗蛇反”同音。

4.3 如果没有同音反切，再看有無音近的反切可以匹配。例如：

《方言》(3—1)“孿”字，訓“人獸乳而雙產”，郭注“蘇宜反”。《廣韵》諫韵生患切“孿”字，注云“雙生子”；線韵所眷切“孿”字，注云“一乳兩子”。“生患切”與“蘇宜反”同屬諫韵，只有聲類不同，一個屬生母，一個屬心母。“所眷切”(生母線韵)與“蘇宜反”(心母諫韵)則聲韵都不同。顯然這兩對反切的語音差別遠近不同，宜取前一對反切作比較。

4.4 如果没有音近反切(或遠近難分)，再看能否從語音演變的趨勢上決定配偶。例如：

《方言》(5—10)“𪔐”字，訓“𪔐也”，郭注“昨江反”。《廣韵》江韵士江切下“𪔐”字，注云“𪔐也”；冬韵藏宗切下“𪔐”字，注云“𪔐屬”。“士江切”與“昨江反”的不同是聲母的不同，前者崇母，後者從母；“藏宗切”與“昨江反”的不同是韵母的不同，前者冬韵，後者江韵。崇、從兩母的混用在漢語語音演變上比較容易得到解釋，即符合“照二(莊組)歸精”之說；冬、江兩韵的合用在漢語語音演變上比較難於說明。“士江切”與“昨江反”，比“藏宗切”與“昨江反”更有資格作爲比較的配偶。

4.5 有的情況，從語音演變的趨勢上決定比較的配偶也會遇到疑難。例如：

《方言》(9—3)“𪔐”字，訓“矛”，郭注“錯江反”。《廣韵》“𪔐”字有江韵楚江切和鍾韵七恭切二音，均注云“短矛”。“楚江切”與“錯江反”的不同是聲母的不同，前者初母，後者清母；“七恭切”與“錯江反”的不同是韵母的不同，前者鍾韵，後者江韵。初、清兩母的混用合於“照二(莊組)歸精”說，可以從漢語語音演變上得到解釋。鍾、江兩韵的合用也不難從漢語語音演變上加說明。這種情況，究竟是只能從《廣韵》中選擇一音作比較(或者以“楚江切”與“錯江反”匹配，或者以“七恭切”與“錯江反”匹配)，還是允許《方言》注的一音分別與《廣韵》二音匹配，各自說明聲韵上的特點？征求邵榮芬先生的意見，他認爲：《方言》“錯江反”只宜與《廣韵》“楚江切”比較，而不宜與“七恭切”比較。鍾、江兩韵古雖同部，但韵母讀音畢竟不同，如作比較，不便從規律上作說明。

4.6 有時候，一個字兩書的意義相同，但各有多種讀音，需要根據音同、音近或語音演變趨勢等原則一一相配比較。例如：

《方言》(6—5)“𪔐”字，訓“慚也”，“自愧曰𪔐”，郭注“人力反，又女六反”。《廣韵》職韵女力切和屋韵女六切下“𪔐”字，也都注云“慚也”。“女六切”與“女六反”同音匹配。“女力切”與“人力反”音近也可以比較：它們的韵母都是職韵；不同在於聲母，前者泥母，後者日母，合於“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

伍 操作方法示例

上面分別從字形、字義、字音三個方面舉例說明反切比較中所見各種情況，討論了確定比較關係、掌握比較條件的原則。在實際的比較中，有時一個字例就集中反映了形音義的複雜情況。因此，在本文結束之前，再舉兩個實例綜合演示反切比較的操作方法。

《方言》(2—6)“魏”字，訓“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郭注“羌錡反”。《校箋》：“魏，戴本據說文廣雅改作嬰，下同。案說文嬰媿也，秦晉謂細腰爲嬰。”《廣韻》未韻魚貴切“魏”字，注云“魏闕，又州名”，“亦姓”。音義與《方言》“魏”字均不合。《廣韻》“嬰”字有多種讀音：旨韻求癸切，注云“細也”⑦；支韻姊規切，注云“盈姿貌”；銑韻胡典切，注云“細腰貌”。確定比較關係的步驟是：第一步，根據版本異文和音義對應關係，肯定《方言》的“魏”字應與《廣韻》的“嬰”字比較，而不能與《廣韻》的“魏”字比較。第二步，按照意義是否相合的原則先排除“姊規切”這一讀音。第三步，以語音差別的遠近作標準，篩掉“胡典切”，留下“求癸切”。經過篩選，以《廣韻》的“求癸切”和《方言》注的“羌錡反”作比較配偶就可以確定下來。這兩個讀音聲韻都有不同，但還比較相近：一個羣母旨韻，一個溪母紙韻。羣、溪發音部位相同，都是牙音；旨、紙關係密切，同是止攝。

《方言》(9—7)“鞞”字，訓“劍削”，郭注“方婢反”。《校箋》：“鞞，慧琳音義卷五十六引作鞞，同。”《廣韻》紙韻并弭切“鞞”字，注云“刀鞞”，又蒲迷、補茗二切；支韻府移切“鞞”字，注云“牛鞞縣在蜀”，又蒲迷、脯鼎二切；齊韻部迷切“鞞”字，訓同“鞞”字(騎上鼓)；迴韻補鼎切“鞞”字，注云“刀室”。“蒲迷切”“薄迷切”與“部迷切”同音，“補茗切”“脯鼎切”與“補鼎切”同音。《廣韻》“鞞”字實際上有四個讀音。處理這個例子，第一步，根據他書引《方言》的異文和音義相應關係，肯定《廣韻》“鞞”字具備與《方言》“鞞”字作比較的字形條件。第二步，按意義相同才能比較的原則，排除《廣韻》“部迷切”和“府移切”二音。其他兩讀，訓義或謂“刀鞞”，或謂“刀室”，均與《方言》的“劍削”義相合。(《釋名》：“刀室曰削。”)第三步，以語音差別的遠近作標準，淘汰“補鼎切”。留下的“并弭切”最有資格與《方言》注的“方婢反”作比較。“并弭切”與“方婢反”同屬紙韻，所不同者，前者幫母，後者非母。兩音的不同反映了輕重唇的互混。這種現象和漢語語音發展的歷史情況是相符合的。

陸 結語

上舉二十八例不一定完全體現反切比較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類型。但是從中已經可以充分說明，反切比較並不是一項簡單的機械的查找排比資料的工作。反切比較法面對比較對象在形、音、義諸方面的複雜情況，需要確立原則條例，規定操作程序，才能真正建立起科學的方法。

附 注

① 《漢語方音研究小史》，原載《東方雜誌》第30卷第7號，1933年；1954年重訂，收入《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

② 載《中國語文》1964年第3期。

③ 本文舉例所用反切資料，採自揚雄《方言》郭璞注和《廣韻》兩書。括弧里是《方言》的出處，短橫線前後的數碼分別表示按照宋本排印的《方言校箋》的卷次和條次；《廣韻》的出處則注明韻目。

④ 周祖謨《方言校箋》的簡稱，下同；見《方言校箋及通檢》，科學出版社，1956年。

⑤ 《集韻》“媿”字，他典切，注云“揚子《方言》欺媿語也”，音義與《方言》相合。

⑥ 《集韻》“媿”字，得懈切，引《方言》注爲“狡媿，欺媿也”，音義與《方言》相合。

⑦ 《廣韻》於此處注有異讀“又聚惟切”。“聚惟切”當屬從母脂韻。周祖謨《廣韻校本·校勘記》卷3，9頁5條指出：“注云又聚惟切，案脂韻無聚惟一音”。因此，比較時不錄此音。

《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

陳 亞 川

壹

西漢楊雄(公元前 53 年——公元 18 年)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講方言的書^①。這本書作為我國第一部比較方言詞匯,是漢語發展過程的重要記錄,是研究漢語語言史以及中國文化史的寶貴文獻。《方言》以後第一個給它作注的是郭璞。郭璞,字景純,生於西晉武帝咸寧二年(公元 276 年),東晉明帝太寧二年(公元 324 年)為王敦所殺害。原籍河東聞喜(今屬山西省聞喜縣),“五胡亂華”時南渡往來於長江中下游一帶,住在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附近的暨陽(今江蘇江陰附近)時間較久。他注《方言》不知始於何年,有人根據他引用許多江東方言而認為在渡江以後才完稿^②。對於郭璞《方言》注,王國維說:“景純注《方言》時全以晉時方言為根據,故於子云書時有補正。讀子云書可知漢時方言,讀景純注並可知晉時方言。張伯松謂《方言》為懸之日月不刊之書,景純之注亦略近之矣。”^③羅常培先生指出:“從景純的注可以看出漢晉方言的異同,和有音無字名詞的讀法;可是假如沒有靜安的闡發,郭注的優點恐怕也不能像現在這樣顯著。”^④

郭注《方言》有注有音,注音的方法有直音,有反切。反切大約起自東漢,盛行於漢魏以後。顏之推和陸法言說是始於漢魏孫炎,章炳麟發現漢末應劭已經用反語。應劭的反切只是一鱗半爪。孫炎的《爾雅音義》今已失傳,只在《經典釋文》里保存了它的若干反切。據陸志韋先生統計:《經典釋文·爾雅音義》,不計又切,共存六十二條(與陳澧《切韻考》所輯略有出入)。和孫炎同時代的幾個人,王肅反切有六十九條,韋昭反切有六十三條,薛綜反切可能只有六條。郭璞反切共計五百來條,其中見於《方言》注的二百四十五條(重出的不算,音同字不同的並收,又切不收,還排除了一些存疑、不可讀的)^⑤。我們從陸先生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從漢末孫炎到郭璞以前這近百年間,留傳下來的只是一些零星的反切資料。從孫炎到陸法言寫《切韻》(書成于公元 601 年)四百年間,保存到現在的也只有郭璞、呂忱、徐邈等為數不多的幾家反切資料比較豐富。陸先生還認為《方言》注的反切“確是保存了郭璞的本來面貌,至少大體上絕不會是經后人改寫的”^⑥。這樣的反切資料,對於研究反切的演變,考察漢語語音的發展,無疑具有很高的價值。弄清郭璞《方言》注反切的特點,對於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義。

《方言》注的反切,據我們整理共計有二百六十二個字例,二百七十四個反切。這個數字與陸志韋先生的統計稍有出入,其原因除了對重出、又切等的算法不同外,還跟對某些反切的認識和處理有直接關係。例如陸先生聲明不收的《方言》注反切有:“稍丁俠反,‘俠’當是‘佼’

* 本文曾在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次學術討論會(1980年 10 月,武漢)上宣讀。